

綱鑑易知錄

唐

四十八之九

			五	漢
		四	〇	書
	四	八	八	門
四	六	七	四	
八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四	〇	書	
函	八		
二	四		
四	八		
冊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4
冊數	48 (26)
函號	284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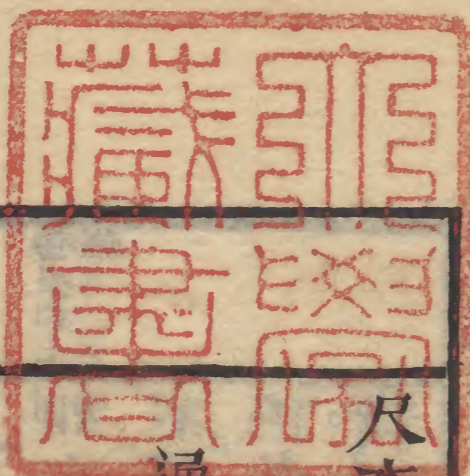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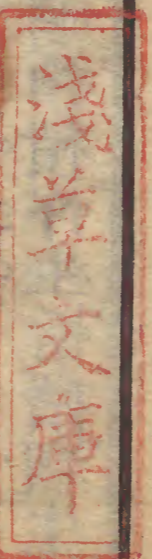


Kodak, 2007 TM: Kodak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八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唐紀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為太子。在位十四年。壽七十八歲。

而崩。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綱 癸丑。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

觀燈大醮

綱鑑易知錄

卷四八 唐玄宗

嚴挺之上疏

醜。目開門然燈。大醜見卷十一。合樂。洛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醜者。因人所利合蛤釀強入聲。會錢飲酒也。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今江南常州府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

楊相如上疏

罷脩大明官

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綱以高麗見四五卷二四大祚榮高麗別種。大氏祚榮姓。為渤海郡今盛天府開原縣王。綱夏五月。罷脩大明宮。綱脩大明宮見四五卷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綱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綱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綱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

赤箭粉

綱鑑易知錄

卷四

二

張說遺佩
崔日用請
誅太平

氏謀於赤箭草部藥名研為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蟲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
長陰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言於上曰事迫
肥健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去上佩刀
荆州今湖廣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
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
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
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於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
乎請先定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後收逆黨則不
衛宮之兵謂之南軍

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
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
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
意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
前奉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
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
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
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今廣東尋以湜與
預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玄宗

三

陸象先獨以為不可。景雲二年，以陸象先同平章事，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名

歲寒知松柏

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

密為去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綱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法書呂彊不書官

唐世之禍始

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為書為將軍？譏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為將軍而官。官自此盛矣。書為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註音呂彊見二

四卷末。目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

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

非者尚寡。上在藩邸。底。邸舍也。凡郡國朝宿力

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蕭

忠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

者寔多。宦官之盛自此始。綱以張說為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夜平章軍國大事。綱罷諸

道按察使。綱冬十月引見。現京畿奇縣令。目引見京

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綱講武于驪山。法書講

譏也。何譏驪武。且。目上幸新豐。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講武於

引見京畿縣令。講武于驪山。

綱監易知錄

卷四八 唐玄宗

四

驪山在臨潼縣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

書郭元振於纛讀導二音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

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見上卷而斬給

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

軍李邕莫遽宣救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

大臣得罪諸軍震懾拙失次惟薛訥解蟹琬二軍不

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陣上深歎美之綱

以姚元之同三品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

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

薛解二軍

以姚元之同三品

仰視殿屋

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見四二卷二八總管而難其人

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

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而欺皎叩頭首去聲服即名

元之詣行在見三三三卷六拜以為相上勵精為治每事訪

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

郎吏上仰視殿屋再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

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

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

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

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躒進純厚，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擯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因緣私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其中弱植樹立於之徒，已延也頸企舉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揮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撝布見十卷之儔也，擢為尚書郎。綱十二月，改官名。目

李撝樂布之儔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西京今陝西西安府為京兆府，洛州東都今河南南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綱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目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見上卷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刺史。綱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姚崇有腹心之疾

置左右教坊

梨園弟子

綱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目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綱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綱置左右教坊。法書直書其事其為初政之累。目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也。樂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弟子致堂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自教之。則是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為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

日食不應

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味其所職矣。綱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法書譏諛也。日食之不稱賀。故書譏之。綱日書日食。發日食不應。僅可免三百六十七書不應者一而已。明咎而已。表請賀之。姚崇之諛也。特書。目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於此。蓋譏之耳。綱復置十道按察使。十道見四。綱賀請書史冊從之。綱夏五月魏知古罷。目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知古銜。恨也。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玄宗

七

姚崇卯翼
魏知古

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目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玄宗友愛

長枕大被

煮藥羹鬚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為去聲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閒無自而入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成義領幽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守禮領虢州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範領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業領同州今安府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八 唐玄宗

八

焚珠玉錦
繡於殿前

者並準此。綱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書子之

焚雉頭表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晉武見二

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註晉武見二

目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

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

兩京織錦坊。綱作興慶宮。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

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

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義取詩小雅常棣之篇常

人莫如兄南曰勤政務本。綱八月以武后鼎銘頒告

作興慶宮

花萼相輝

綱鑑易知錄

卷四

九

麗妃以倡

中外。目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

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

史官頒告中外。綱敕諸州脩常平倉法。綱冬十二月

立皇子嗣真為節。情今山東王嗣謙為皇太子。目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

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致堂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

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

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

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綱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目懷慎清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玄宗

九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八 唐玄宗

盧懷慎坐鎮雅俗

姚崇救時之相

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謂請也休。十餘日。政事委積。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自得色。顧謂紫微見上舍人齊澣緩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去聲更耕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

盧懷慎伴食宰相

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綱夏四月。山東大蝗。山東今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埋也。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黃河之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得愈。蛭小蟲也。一名蠚。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八 唐玄宗

置侍讀官

尹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

臣請當之綱秋九月置侍讀官法書侍讀之名始見於此

綱丙辰四年春正月以鄆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

肅宗嗣昇

今河南河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閣

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綱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書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帝可謂知

法所權衡矣自貞觀二十年以來綱目書以為刺史者四十餘人自狄仁傑外皆貶黜者以父母斯民之

職而以其所貶黜者為之若此而求外任之重難矣

予之也綱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

當時猶輕外任揚州今江南採訪使班景倩千去入

班生何異登仙

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若水餞之望其行

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

詣江南取鵙交鵙精似鳥脚高有毛冠鵙溪鵙水鳥五色小於鴨淮賦鵙鵙尋等欲置苑中所至煩

邪而逐害其宿若有勅令故名轉去聲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驛遞

賤人貴鳥

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入而貴鳥乎上手敕

謝之縱散其鳥綱山東復大蝗綱山東蝗復大起姚

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

德以禳之劉聰見三一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

綱監易知錄

卷四八唐玄宗

十一

名新除縣
令試理人
策

從命崇傑文日牒移若水曰劉聰為主德不勝妖今日
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見三六卷二六若其脩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
聞由是不至大饑綱名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曰或言
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
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今陝西西安府醴泉縣令
餘二百人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綱
夏六月太上皇崩冬十月葬橋陵在西安府蒲城縣綱十
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曰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

姚崇薦宋
璟

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
頭蒼頭奴也服純黑以別於良人故名請自鬻以辦喪事綱以源乾曜
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畱守曰姚崇無居
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見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
輩源乾曜奏事稱去聲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
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崇子彝異頗受賂遺去聲為
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崇由是請
避位薦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
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畱守遣內侍楊思勛迎之璟風

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助交言思助素貴
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綱閏月姚崇源乾
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頲廷上同平章事目璟為
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
犯顏正諫上甚敬憚突厥默啜見上自武后世為中
國患朝廷旰食見三三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
諡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
者競生心傲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
而死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

宋璟抑郝靈荃之賞

房杜姚宋

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夜環為僕射寬厚
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頲初為過其父矣姚
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
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
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房玄齡後稱姚宋他人莫得
比焉二人每進見現上輒為去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華陽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
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
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
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玄宗

十三

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知古知今

目紫微見上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

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

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為璟立遺愛

宋璟祭立遺愛碑

碑璟請祭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

人范知璿旋獻所為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

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綱罷十道按察

春秋書世室屋壞姚崇三獻諛

使

綱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書上書

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以行故矣然則無譏

欺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況太廟方壞而行幸自

如則其為忽宗廟益甚矣姚崇春秋文公十三年書

崇賢相於是凡三獻諛惜哉註世室屋壞左氏以為

書不恭公穀以為譏不脩三目上將幸東都會太廟

獻諛一見上七一見上九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

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

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見三二時物朽腐而

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

遷神主於太極殿更脩太廟耳。上大喜從之。遂幸東都。綱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法書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貞觀太宗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正殿。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見四六卷十九對仗。見四五卷十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丙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御史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禁惡錢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平之言不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綱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綱戊午六年春正月禁惡錢。謂鉛鐵相雜及摩質取鉛盜鑄者。綱徵

嵩山。見四六卷三十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綱夏四月

敕度鄭銑。先上聲郭仙舟為道士。發舟為道士以文觀

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

聽蕭瑀出家無異註蕭瑀見四目河南今河南府參軍

鄭郭投匭
獻詩

亦可以警流俗矣註四卷三十目鄭銑朱陽質實云縣名丞郭仙舟投匭見四六獻詩

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

所好度為道士綱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

酒禮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

三賓為衆賓賓主燕飲則司正置鄉飲酒古之所以

北面揚解而戒之以忠孝之本匡序長幼也終綱目

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一綱冬十一月

帝還西京綱已未七年夏五月朔日食目上素服以俟變徹轍

令州縣行
鄉飲酒禮

宋璟蘇頌
罷

優人魘戲

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

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婦人請除讒慝所

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

數朔下制書也綱秋九月徙宋王憲成器為寧王

綱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目先是朝集使見

五卷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勅

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

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魘跋旱神也

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狀戲於日。魁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上前問魁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閒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類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綱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綱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目乾曜上言。刑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又才過千人。日俊百在之士。沉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

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

延嗣。呂太一。員運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

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綱六月。灋蟬穀灋水。

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東溢。目漂溺幾二千人。

綱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今山西平為河中府。置

中都。綱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目監察御史宇文

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簡括。源乾曜

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乞巧偽之法。以聞。

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去或於所在附籍。或

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綱益易印錄 卷四八 唐玄宗 一七

牒見上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
 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上聲天下其新附
 客戶免六年賦調見三九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
 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宅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尉皇甫憬上疏言
 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
 八十餘萬田亦如之綱夏六月罷中都巨蒲州刺史
 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綱秋
 九月梁文獻公姚崇卒以張說同三品綱冬十一

天下本無事

劉五殊不相借

吳兢直筆

月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別駕劉子玄卒書別駕未有書卒者
 也綱目卒別駕子玄即知幾見上也以字行初著作
 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
 上見同後說脩史見之謬曰劉五謂子玄殊不相借兢起
 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
 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
 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綱壬戌十年春正月幸東都綱夏五月伊汝水伊水
二卷二九汝水溢綱漂溺數千家綱六月博州今山東

此內臣專兵之始

志府兵所以廢

昌府聊河決。綱。秋。安南。今安亂。遣內侍楊思勳討平之。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體重。法閣權兩失之矣。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用楊思勳始。綱。始募兵充宿衛。法書也。故特書始。廢。目。初諸衛府兵。卷三二。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名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諸色雜。優為之制。通舖。亡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見同。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華陽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浸墮。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綱。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見上卷。給復。

見四二。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今山西。置北都。法書。

卷四。路州何潛藩也。高帝之沛。光武之春陵。則帝晉。沛見鄉也。潛藩耳。而復焉。亦濫恩矣。故書譏之。註。十卷。

二十七。春。陵。見。綱。二月。張嘉貞罷。目。張說與嘉貞不平。二十卷。十七。

會嘉貞弟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

張說諫杖裴仙先

何論事之深

遷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初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督裴仙先
 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
曲禮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
 臣曷巡北邊。去年秋張聞姜皎杖於朝堂。去年秋
監姜皎流之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見上奈何以阜
欽州卒於道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
 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乃
 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三月帝至西京。綱

置麗正書院

陸子之言何不達志府兵所以終廢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麗正皆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
註弘文見四。目上置麗正。易離卦象傳。重明以書院始此。
 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
 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
 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
 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
 言。何不達也。綱冬始置長從宿衛。志府兵所以終廢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今陝西蒲今山西同
今西安岐今陝西華今西安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

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綱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綱甲子。十二年。夏五月。停按察使。法書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

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置三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不一甚矣。綱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法書復

以何貳。過也。帝之興利始益急矣。綱制聽逃戶自首。去聲。闢所在閑田

隨宜收租。毋得差科。征役租調。見三卷二九一皆蠲免。遣

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綱六月。制選臺閣

名臣為諸州刺史。目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

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勉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

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月。以楊思勳為輔國大將軍。法書官者稱大將軍始此。目溪州。今湖廣永順軍。民宜慰使司。蠻覃尋行璋反。以思勳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后王氏。上寵武惠妃。欲廢后者累歲。后兄守一。上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註所震之木。雷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目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縣先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

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羣臣請封
禪

司亦待融指撝同然後處決。上將大攘除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民繒貫也。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唱獨抗議。以為括客括客簡。客戶見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籍外括出之田。皆民所隱匿者。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見刺史。綱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書羣臣請。也。自是帝之驕心始放矣。且時張說首建封禪見。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張騎
十二衛六番

綱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且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見上。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綱更命長從宿衛為張騎滿張弩。且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日左右衛。日監門。日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綱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且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

綱鑑易知錄

卷四

唐玄宗

二十一

自書十韻
詩賜刺史

官餞於洛濱。洛水之濱。供張去聲。供供具。張陳設也。甚盛。自書十韻。

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今浙

更集仙殿
為集賢殿

江嚴州府。別駕。綱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書魏明更法崇華殿

為九龍不書。書崇華此其書更名何嘉與賢晉九龍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矣。註見二

八卷。目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

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

堅副之。綱秋九月。禁奏祥瑞。綱冬十月。作水運渾天。

禁奏祥瑞

水運渾天

成。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圓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圓中。綱十一

月。封泰山。見八卷五。目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

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

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

牒。見十四卷二二。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

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

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

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見四五卷二二。又明日。御帳殿受朝。

出玉牒宣
示羣臣

封泰山神
為天齊王

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

致堂胡氏曰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福者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簡玉而謁之於天乎

馬羣別色
如雲錦

綱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剔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別色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綱車駕還幸孔子

宅

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詣唐高祖太宗幸國子監亦皆書詣此其書幸何談也或曰誠不足也故

從其綱至宋州宴從官於宋州今河南歸德府上謂張說

曰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王丘餼牽牛羊豕為牲熟日之

外一無他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崔河供帳無錦繡示我以

儉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

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告成功於天朕常寘之座隅

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宋州刺史

寇泚妻上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

不借譽平聲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

三人真良吏

自舉酒賜寇泚

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綱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法書親決

何譏也。決試判有司事也。而親之下。行甚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者也。回上疑吏部選

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衡也。以

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

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

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

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見十一卷十七。不問鬪死之人。十

六卷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

吳兢諫親決試判

賜貴近絲

從。明年復故。綱大有年。

綱丙寅十四年夏四月。以李元紘宏同平章事。張

說罷。綱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北大水。綱八月。魏州見

河溢。綱以杜暹織同平章事。

綱丁卯十五年夏五月。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緡。例言。

一書絲一緡耳。其書回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

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綱秋七月。冀州今直隸

州。冀河溢。綱許文憲公蘇頲卒。冬十月。帝還西京。

綱戊辰十六年春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回說

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

訪之綱改曠騎為羽林飛騎綱冬以蕭嵩同平章事

綱已巳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

百人明發人則取士之塗隘可知矣楊場之言非不明

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國國子祭

書於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為盛哉

酒楊場唱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

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

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

應諸色猶言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帖試謂以所

楊場讓限明經進士

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端中間推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不求大

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章句斷截其疑似可或

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以惑入故謂之孤絕或

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試以平上甚然之綱夏五

月復置按察使綱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書生

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導諛而侈費自此廣矣

書日以帝生日為千秋節答以為者也後世以人

君始生之日為節綱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

而表賀之始此綱花萼樓見上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

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華陽范氏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生生日為節又移社以

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諂首以逢迎。宗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見四四
卷三十一

張嘉貞不市田宅

綱工部尚書張嘉貞卒。目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綱貶宇文融為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目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是年五月，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無姓名告狀者，若飛來也告融，賊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質實云未詳沿革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綱庚午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綱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休日，休假之日也。選勝，擇勝處去處也。法書初，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故書初。綱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法書初，何謙也。用循資格，自光

裴光庭奏用循資格

聖書

肅宗嗣昇改名浚

庭始故謹志之。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諍之，不能得。綱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東胡種名。浚，即陝王嗣昇。見上更封改名也。契丹可突干弑其王李邵固，叛降突厥。

太宗畫像類忠王

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綱冬十月，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奸猾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綱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綱初，毛仲

王毛仲嫁女但未得客

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謂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故稱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支酒器遠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龍武將軍葛福順毛仲與為婚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

宋璟飲不盡卮而歸

此豈不堪作三品

以詩書賜吐蕃

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見上卷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見四四卷十七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綱以詩書賜吐蕃曰吐蕃西羌種名在吐谷渾西南使者稱公主金城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名蒼漢明帝母弟漢之懿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八 唐玄宗 二

上躬耕與慶宮側

置太公廟

名將備十哲

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下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綱上躬耕于興慶宮。見上側。盡三書。嘉重農也。是時玄宗猶有可書之。入。步。法。善。故。綱。目。詳。之。躬。耕。與。慶。宮。側。則。書。為。十。哲。帝。之。將。以。置。太。公。廟。法。書。譏。也。於。是。帝。事。邊。功。兵。終。其。兆。見。矣。令。兩。京。東。京。長。安。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田。穰。直。孫。武。吳。起。白。

起樂毅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綱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裴光庭卒。綱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峻。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

王丘讓於韓休

不于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八 唐玄宗 三一

肥貌瘦天下

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評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綱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目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見上便於已，猶踵行之。綱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書綱日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綱蕭嵩韓休罷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

綱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發書高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為東宮官屬，且猶不可，況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曰：於二人同為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複，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音于志寧見四目休數與嵩爭待貶絕而自見矣。註四卷十四目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去聲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廣分天下為十五道置

東韶入見現求終喪不許綱分天下為十五道置

綱監易口錄 卷四八 唐玄宗 三一

采訪使

訪使。京畿。其西京。都畿。東都。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

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黔中治湖廣常德府。嶺南。嶺南治湖廣常德府。

餘俱見四二卷二八。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簡察非法。

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

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八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綱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二月秦州。今陝西鞏昌府

地震。綱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

書令。李林甫同三品。目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

綱鑑易知錄

卷四九

唐玄宗

一

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古市稅度鐸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林甫柔佞多狡數，朔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今江南鳳陽府

芟麥苑中

尸解

壽王瑁妹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綱上芟麥於苑中，目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輩知稼穡艱難耳。綱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目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恆山。見三四卷二八中相州彰德府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二

宰相非賞功之官

御樓醮宴

甚輕如空衣然以上由是頗信神仙。綱冬十二月幽州今直隸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見上卷王屈烈及可突干見上。目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見四卷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突契丹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綱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醮宴。發前書

連袂歌于

張瑄張琇復父讎

官行樂此書御樓醮宴則見二十一卷九推玄宗之志至是為益荒矣。目上耕藉田見二十一卷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見同上上御五鳳樓醮見同上。卷一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去聲文繡魯山今河南南陽府裕州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委于蔦歌名元德秀所作帝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綱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敕杖殺之。目初汪既殺張審素十九年冬

二子穉年
孝烈

或告嵩州都督張審素賊污制遣楊汪按之汪奏審
 素謀反審素坐斬。嵩音雖上聲嵩州今四川行都
 司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
 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誅者
 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
 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
 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
 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
 杖殺士民憐之為哀誅見四卷斂錢葬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
 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瑄瑒

楊貴妃

肅宗浚改
名瑛
敕禮部侍
郎掌貢舉

冬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書王妃
 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為昭儀則太宗
 之篇先書以武氏為才人將書以楊太真為貴妃則
 開元之策先書册壽王註音武氏為才人
 如楊氏皆所以明倫也註音武氏為才人
 綱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更名瑛英初謙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見上卷改曰瑛予綱三月敕
 禮部侍郎掌貢舉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

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
 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
 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
 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註音坡
 二人之命不亦頗乎註音坡

安祿山

穰苴誅莊賈

孫武斬宮嬪

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綱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書使何罪使之者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贖國典胎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張守珪使平盧鎮名今山東青州府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見上。敗績大崩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史記司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日且日中會於軍門。莊賈後期。穰苴斬孫武斬宮嬪。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栗。

張九齡請殺安祿山

安祿山貌有反相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孫子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大笑。孫子遂斬隊長二人。人以徇。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評曰。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晉王。行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雜胡。初名阿鞞。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

史思明

來。狡黠閑入聲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

翠孫入聲干者。與祿山同里翰。里。門。日。開。亦以驍勇聞。守

珪奏為果毅。見四二二卷三二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

之。賜名思明。

致堂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敢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之。以拒之。

綱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法書。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

錄

故金鑑錄書丹宸箴書。非是皆略之。於是帝生日。則曷為不書九齡此錄。為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音**丹宸箴見五。目千秋節。見上卷。故不書生日。**註**七卷十二。目千秋節。見上卷。羣

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

鑑錄。上之。賜書褒美。**綱**冬十月。帝還西京。目上過陝

州。見上。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聽事。中庭。而去。

綱十一月。賜朔方。今陝西。寧夏。衛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

今陝西鞏昌。公。發。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

府隴西縣。明。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

此。故。綱。日。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目。仙。客。前。在。河

賜牛仙客

綱益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六

尚書古之納言

封爵所以勸有功

西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氏曰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名並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

明皇治亂之分

張九齡遇事力爭

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發觀九齡罷相與林甫兼然明皇治亂之分明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評之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

張九齡諫
廢三子

太子與瑤瑤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
威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
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
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
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
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
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
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
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

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
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
豫見九卷二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
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
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
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
得以相保相保則天性滅
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昊
為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

伏獵侍郎

明皇用相
各有所長

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吳
 刺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
 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
 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今直隸廣平府刺史
 上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
 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宏杜暹纖尚儉韓休張九齡
 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
 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
 主在上羣臣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之不暇

李林甫城
府深密

置玄學博
士

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廡日以入馬列
 馬食飼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津
 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邳規今陝西西令自是諫爭
 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
 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淡也餌人而陰
 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
 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綱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
 經舉發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二
 綱明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塗

立明經問
義進士試
經法

殺周子諒
貶張九齡

嚴其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
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
好尚。曉然可知。比。綱。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事。觀之。義自見矣。綱。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目。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見
卷二五帖試集覽。明經誦帖括。為功。罕窮旨趣。自今
謂為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上。為功。罕窮旨趣。自今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以左氏傳為大。綱。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
九齡為荊州長史。目。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
甚。命撮村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曩州。
在廣西潯州府西南。至藍田。今陝西西安。而。死。李林
安南國交州府東北。府藍田縣。

萬泉獄院

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今湖廣
綱。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目。楊洄又譖太
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
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綱。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
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爾國公。目。大理少
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人。獄院由來殺氣
太盛。烏雀不栖。西。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
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十一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指受賞讓訣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宋璟第一
綱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宋璟第一流人物

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謚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今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綱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今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回**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

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

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

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

太子廢亦張說之過

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璵為太子更名亨

孫甫曰太子璵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大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

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貌類太宗之言
見上卷二十八

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綱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回**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

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見四二用宮懸見四卷贈

弟子為公侯伯

稱天以誅
未足稱其
德

遂昌尹氏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宜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吾聖人之文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以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誅見二卷二八
汗音蛙。稱天以
也。賢。也。
綱。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書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

風度得如
九齡不

立賑饑法

得玄元皇
帝像

上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綱。冬十一月。是歲戶口之數。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綱。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綱。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感之深。發矣。書曰。得。上夢玄元皇帝。見四五云。吾像在京城宜得也。

綱。益少口錄

卷二二。唐玄宗

一二

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整周屋。質。今西安。迎

至興慶宮見上卷八

華陽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言之良弼明皇忘於燕政志求神仙惑方上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詔諛成俗奸宄得志而天下之

洛水溢

綱秋七月洛水溢見四十九卷溺死者千餘人綱八月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自是祿山每事綱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平聲之上左右至平盧見上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采訪使張利貞利

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見上都督充平盧軍使綱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置十節度經略使

是時天下聲教見二十七卷八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見二十八卷二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

節度撫寧西域治龜丘茲即漢龜茲縣北庭節

度防制突騎施堅昆西域治北庭都護府北庭本高昌國地唐

立庭州改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短隔吐蕃突厥治涼州今

西行都司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故城在陝西

河方節度與朔方掎角見二十一卷以禦突厥治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平盧節度鎮撫室韋契丹之別種靺鞨未曷北治營州見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卷三十五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老獠西南夷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領之東萊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日軍小日守捉即團結營也萊州今山東萊州府領之東牟守捉登州今山東登州府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

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華陽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咎歟

綱羣臣請加尊號曰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

得藏靈符

帝見上告以藏靈符在尹喜周康王時為函谷關令東老子喜求著書老子中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綱二月改官名曰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夜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十一日

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綱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目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綱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見四二轉運使目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綱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法書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怪甚矣其蔽也故特書病之目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聲上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口蜜腹劍

盧絢風標清粹

見上卷八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歲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名絢子弟謂曰交廣今廣東廣州府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太子賓客及詹事官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刺史林甫退名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自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

安祿山入朝

藥上歎吒聲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綱秋七月牛
 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安祿山入朝上
 寵待甚厚謁見現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上見蟲食
 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
 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
 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
 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
 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

面試

曳白

改年日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帝聞空中神語

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
 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異白曳引也於是三人皆坐貶
 綱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日載綱二月以安祿山兼
 范陽見上節度使見四二河北卷二八黜陟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平其美由是祿
 山之寵益固綱冬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綱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書帝聞何譏
 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法自欺也求神
 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目上謂宰臣曰朕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

以楊太真為貴妃

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綱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氏薨追諡貞順皇后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

納 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織為殿中少監奇錡為駙馬都尉三姊

娘子

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

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長安見諸妹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遂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彼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釋者謂彼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宜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註音衛宣公為甚矣不遂為狄所滅豈非幸歟註音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之見邶風新臺之篇

綱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安祿山奏
立李靖李
勣廟

見上十四。綱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綱冬安祿山奏立李

靖李勣廟。法書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致鳥

也其諱若此猶以赤心信。綱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

平郡。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綱以王鉞

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綱以王鉞

數。於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

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至是以爲

上以鉞爲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爲

上以鉞爲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爲

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

綱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

甫惟明爲播州太守。李適之性疎率。李林

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國上聲。○金銀

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

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主。氣所在

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謂適之曰。自

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

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

李林甫給
李適之

曰為已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見上皇甫惟明嘗
 為忠王太子為忠王時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
 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
 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貫
 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
 等鞫窮罪也推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
 皆貶之太子表請與妃韋妃離昏綱以王忠嗣為河
 西隴右朔方河東俱見上節度使十三綱忠嗣始在朔方
 河東去年忠嗣以朔方節度兼河東每互市高估論價日估馬價諸胡聞

王忠嗣為四道節度

高估馬價

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
 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
 海見四五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衛城西北皆大捷又討吐谷渾
 西域卷三二於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虜其全部而歸
 綱夏四月李適之罷國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
 地猶言閑處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
 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
 京兆見上京兆尹蕭奭見上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
 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

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嶷。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爽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猶工治陶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綱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匡揚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

羅鉗吉網

女作門楣

馳驛致生荔枝

獻髮一縑

看女作門楣梅。楣門上橫梁也。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見上馳驛致之。嘗以妒悍不遜。送歸銛見上第十六。第上遂不食。及夜。高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縑。了。猶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綱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杜有鄰。固有鄰女

卷四十九

為太子良娣。見二十五卷二其長女為勣妻。勣喜結交豪俊。

淄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太守裴敦復。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李

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猶言飛狀見上

卷二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

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

娣為庶人。

綱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

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江華今湖廣未州府道州司馬王

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

盧藏用戒李邕

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

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去聲之曰。

君如干將莫邪。耶。二劍名。干將。吳王闔廬劍師。吳王使鑄劍二口。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

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

所經過處。有坐遷謫者。盡殺之。李適之仰藥。琚自縊。意綱以安祿山

兼御史大夫。目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

狡黠。閉入聲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見十三上

嘗戲指其腹曰。此胡雜胡。故稱。腹中何所有。其大

綱監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二

腹中止有赤心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曷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綱冬十月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復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王忠嗣以部將哥舒

胡人先母而後父

王忠嗣二部將哥舒翰李光弼

王忠嗣諫攻吐蕃

翰為大斗軍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副使李光弼為河西見上兵馬使翰本突騎施見上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見上軍麥熟吐蕃輒來穫黃入聲刈禾也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短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厲磨也以穀飼馬曰秣左傳僖三十三年東載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二七

豈以萬命
易一官

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
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
光之功。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
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
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
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
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
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見上卷末上佐。別駕長史司馬
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

王忠嗣可
謂賢將

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
撓軍計，上怒，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
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見上翰之入朝也，
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主公必
不寬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
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今湖廣

華陽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
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
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
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旣電
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李岫以滿盈為懼

綱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書病玄宗也自此賜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去聲空林甫子岫就為將作監頗以盈滿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

安西四鎮

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綱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高昌見四四卷仙芝本高麗見四五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西域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

李林甫請用胡人為邊帥

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見四四卷三二契苾何力見四五卷二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並領節度不出閣宰相則蕭嵩牛仙客並領節度始遙領矣蓋蛤嘉運開元二十八年以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

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華陽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綱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自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

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即西京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

高力士固
小人之事
賜安祿山
鐵券

貴妃三姊
封韓號秦
國夫人
帥羣臣觀
左藏

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說亦安能回？二人已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士大夫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綱五月賜安祿山鐵券。見十卷末。法書漢為功臣鐵券，不書祿山之反，帝之寵過。實啓之書鐵券始此。**綱**以楊釗見十七卷判度支。見四卷

事。目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一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綱**冬十一月，以貴妃姊子為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

綱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左藏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法書凡書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法書觀譏也自觀左藏而帝之侈心益張矣

以萬計釧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倘藏充

物忍去聲滿也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釧紫衣金

魚高祖初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上由是視金

帛如糞壤賞賜無限綱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

後遣之自募置曠騎見上卷府兵見同日壞死亡不

紫衣金魚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法書府兵至是盡廢目先是折衝府見四三皆有木契

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

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羞之至以相詬違病猶恥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

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

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

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

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擯斥也齒猶錄也禮記王

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綱庚寅九載春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也非名也書醜之。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永陸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
 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綱夏五月賜安祿山
 爵東平郡。府今山東兗州。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綱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見四二。採訪處置使。綱
 冬十月安祿山入朝。綱賜楊釗名國忠。釗以圖識有
 綱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綱命

貴妃洗祿兒賜洗兒金銀錢

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
 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
 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姜上襪。負兒裹之。使宮人以
 綵輿昇。舉也。對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
 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
 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
 疑也。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綱祿山領河東。
見

十郎

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

武庫火

文武憲部
王鉞伏誅

識勸之作亂。祿山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奈元皓田承嗣田乾貞阿史那突厥三字承慶為爪牙。綱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發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

綱壬辰十一載春三月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綱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洪伏誅。唐得天下百三十六年矣京兆

尹未有書者於是始見則以伏誅書其人也。銜之罪奈何窮聚斂以逢君銜之罪也。 **目**銜權

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

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銜弟戶部

郎中錕。翰凶險不法。名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

相否。海川懼亡匿。銜恐事洩。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

事發。銜賜自盡。錕杖死於朝堂。 **綱**以安思順為朔方

節度使。 見上 **綱**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發林甫窮凶極

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日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

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

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 **目**上晚年自恃

下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

李林甫卒

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

娛。 魚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

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

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

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

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綱**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

書。 **目**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

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

懼。 同音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

唐入聲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三十

冰山

張彖隱居
嵩山

者皆出之。或勸陝郡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進士張彖謁之。彖曰。

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

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綱以吉。

溫為御史中丞。綱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見上辭

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溫至長安。凡朝廷

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見七而達。

綱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洪書於

堂何譏專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於都堂唱注而名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奪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

書譏之。綱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

侍郎以下。三注三唱。注唱見四仍過門下省審。見同

官。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

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

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

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閒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

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見上侍郎但掌試判。見同而

已綱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綱楊國忠說稅

安祿山。使阿不思。突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年。帥衆子餘帳相次來降。部落降

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不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

李林甫削
爵剖棺

綱益身口錄 卷四 唐玄宗 三十一

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俱見上剖棺。扶淵入含去聲珠。口中珠也。以珠玉含。褫恥衣也。金紫。見上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綱。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目。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見上使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見上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

白橐駝

劉迺遺宋
昱書

相望桑麻翳。蔽也。野。天下稱富庶者。莫如隴右。翰每遣使人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綱。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欲知選事。目。前進士劉迺。乃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虞書臯陶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蔡傳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見一卷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南北朝徐陵庾信皆仕梁。詞並綺艷。觀

其利口。則不若嗇夫。見二十一卷二六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

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

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

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

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綱**加安祿山

左僕射。夜**目**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

垼忌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

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北門學士

翰林院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高宗年號以

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見四十四卷十七候進止。時

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

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

之待詔。見二十三卷二二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垼皆翰林院供

奉。見四十四卷三一

華陽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三十三

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出納王命見上六納言

二月以楊國忠為司空。綱三月安祿山歸范陽。目祿山辭歸范陽。見上八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垪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垪官。綱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明發他時書日食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此特揭書之者所以著明皇昏蔽之極天下將亂之漸為後鑒也。綱

日食不盡如鉤

劍南見上三。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目宓擊南詔。西

夷國名本烏蠻別種夷語王為詔其渠師有六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治太和城在雲南大理府城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雲南王天寶九載南詔反陷雲南郡 全軍皆沒楊國

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

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朔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綱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

綱鑑易知錄 卷四十九 唐玄宗 三四

